



中国第二届网络文学大奖赛

主办: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搜狐
投稿平台: <http://vip.book.sohu.com/zt/13wlwx/>

诗歌赛区>>

我的父亲母亲

作者: 谒草石

我的父亲是农民。我的母亲是农民。他们不识字,只认得黄土和麦芒。他们走同一条山路,咀嚼同一缕山风。他们在炕沿拉着家常,听我的呼吸和时间摩擦。有一天,一朵叫青春的花儿带我远行;有一天,一杯叫远行的酒接下我的行囊;有一天,一包叫行囊的梦将我放逐;有一天,一行叫放逐的诗背我回家。父亲是农民。母亲是农民。他们扛起锄头,身影像两颗瘦小的钉子;他们爬上山坡,脚步那么轻盈却气喘吁吁;他们听见我的呼喊,忘了笑,眼睛眯起像干枯的河床。山风渐凉,月亮圆地升起。他们说:“今天十六……”草帽潮湿,月光跌入破烂的缝儿,像孤零零的雪;山谷荒凉,野花开得无声无息,静吻草从遗落的脚印。沉默的锁像忠实的守卫把住门环;房门虚掩透出古铜色的灯光一声不吭;年迈的陀螺嘴唇生锈,像时间一样倔强。农民……农民……父亲喂牲口。母亲生火做饭。老黄牛的叹息钻进背篓,搅动每片草叶潦草的睡意;炊烟摇摇晃晃,酒醉在今夜的月明星稀。风儿进进出出,来来回回,沙发上,我被吹成一张白纸。我从单薄的身体,抽出一些脆弱的词汇准备送给我的父亲母亲,但是直到墨汁凝成一点,祝福依旧那么遥远,我低着头,听他们讲——睡去的春天,以及含苞待放的半夏。

小说赛区>>

贷款

作者: 冷雨敲竹

李庆这几年搞绿化苗木赚了不少钱,楼房盖起来了,小轿车也开上了,生活算是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了。虽然他上学不多,脑瓜却特别灵,喜欢歪门邪道:别人种小麦,他种菠菜;大伙都种菠菜,他又种植苗木了。我们是高中的同学,关系一直很铁。周末晚上,李庆手提两瓶茅台来到我家。我说:“都是老同学,你来玩带这么贵重的礼物?我实话告诉你,不违反原则的事情,哥们儿打包票;违反原则的事情,那是搬着梯子上天——没门儿。再说了,我也就是镇上一个普通工作人员,你要返包土地啦,争取项目资金啦,承揽绿化工程啊什么的,我可办不了。”李庆咧嘴一笑:“放心,我不会让你违法乱纪的!这不是白送给你的,纯粹是你的工具。”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:“此话怎讲?”“说来小菜一碟。你和我们农村合作银行分理处的信贷员刘欢不是大学同学吗?麻烦你把这酒送给他。”李庆郑重其事地说。我疑惑了:“你什么意思?”

“我联系了一批珍贵苗木,一倒手就可以赚个十万八万的。你知道,原来我是小本经营,从来不从银行贷款,也根本不需要贷款。可是这次需要资金比较大,一时钱不凑手。你能不能找找你的同学,帮我从合作银行贷点款?”我摇了摇头说:“你这茅台我可不能转交,那不是行贿吗?合作银行也有纪律,怎么会随便收礼?你别让这些世俗的东西污染我的老同学。”李庆着急了:“你放心,我这贷款可以用楼房抵押,也可以用轿车抵押,一定不会给银行造成损失。”我笑了:“我的意思是,银行有银行的规定,我怎么可以给你打包票?我可以出面给你办,但是违反规定的事情绝对不行。酒你带回去吧。”李庆阴沉了脸:“老同学,你看不起人?这酒是给你喝的,我不管用什么绝招,反正你得把事情给我办妥了。”“那你就等我的消息吧。”我只好答应他。李庆高兴地说:“事情办成了,一定请你喝茅台。”正巧周一我到合作银行

办事,顺便来到刘欢的办公室。本来想把两瓶茅台给他捎上去,想了想不妥,就放在自己车上了。刘欢很热情,又是沏茶,又是递烟。我刺激他说:“你这财神应该很牛,怎么对我这老同学这么殷勤?”刘欢叹了口气:“都说信贷是个肥差,其实是一家不知道一家啊。现在银行的考核非常苛刻,坏账率要求特别严格,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,完不成指标,要扣发基本工资。贷款指标完成,如果贷款不能按时回收,形成坏账,那就不是扣发工资的问题,而是停发工资,每月只是发放基本生活费500元。你想想我的压力有多大啊?既要严格把关,又要灵活机动,这个跷跷板必须把握平衡,难度不言而喻。老同学,你可要拉兄弟一把啊。”我不解地问:“我一个小小的镇机关干部,根本没有什么权力,能帮助你做什么工作?”“听说你的高中同学李庆这几年种植苗木发家了。你能不能让他到我们银行贷点款?”嘿,想媳妇来了个俊娘们儿,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?我故意沉吟半晌:“李庆搞苗木

基本不用贷款,自有资金就足够了。”刘欢一转身,从办公桌上拿出两瓶茅台,神情庄重地递给我:“老同学,拜托你了!”我晕了:“老同学,咱俩谁和谁啊?还给我送礼?”“当然不是给你送礼,是给你预备的送礼武器啊。”刘欢咧嘴一笑。看那表情,怎么和李庆一个模子造出来的?我疑惑了:“你什么意思?”“请你把这茅台送给你的同学,不仅是他,只要户口在我们镇,符合贷款条件的苗木种植大户,都可以找我贷款。”我笑了:“商人可是无奸不商啊,你送他茅台,他以为你搞猫腻,还敢找你贷款吗?”“那这茅台就是给你的劳务费了,即使办不成,也免费赠送。”我拍拍胸脯:“支援农民兄弟发家致富,这是大好事,我全力支持。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”刘欢高兴地说:“事情办成了,一定请你喝茅台。”哈哈,就这么简单,我有四瓶茅台,还有两次喝茅台的酒场等着我呢!

经济转型期的怪现象

点评

《贷款》写出了经济转型期的怪现象:信贷双方的互相琢磨与互为工具。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敏锐而细腻,以小见大,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社会大问题。冷静叙事,引发反思。
初评委:丛新强,文学博士,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,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。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、基督教思想与文化、媒介文化。

相约网下

作者: 段世东

一个人像木桩般站在人流涌动的商场门口,果真有点扎眼。关于这一点,虽然子落早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,但是他那一身和时令不相称的西装革履以及手中拿着的书,更使他看起来像猴山上来了一只兔子一样,吸引着红男绿女们诧异的目光。有几个染着花花绿绿头发的人只顾扭头看子落,甚至撞在了商场门口的灯柱上。从左边口袋里摸出一支烟,叼在嘴上,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打火机,点燃。子落狠命地抽了一口,缓缓吐出。散乱的烟雾随着散乱的心情,夹杂着和宴语轻轻在每个深夜的每分每秒一同飘荡在午后的阳光下。此时,在离子落三米处,一个乞丐匍匐着朝子落的方向慢慢移动,从乞丐身边走过的人不约而同地掩起鼻子加快脚步,同

时丢下鄙夷的目光。“大侄子,行行好吧,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!”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子落耳边幽灵般响起。正沉浸在恍惚不安中的子落,右手一抖,一厘米多长的烟灰像从坟墓中飞出一群蝴蝶,固执地飘向这个乞丐半张着的嘴。“大侄子,行行好吧,可怜可怜我这个糟老头子吧!”在一双看不出肉色的手的后边,镶嵌在老乞丐榆树皮般的脸上的浑浊双眼中,射出一丝凄凉和诡异的光。子落把左手中握着的书交到右手,左手本能地伸向左边的裤兜里。那里装着三百元钱,这是三张崭新的票子,用红布包着。这三张钞票,连钞票号码都是子落精心挑选的,那是自从和宴语轻轻确定见面的日子后,子落连夜通过同学、朋友费尽周折从十几家银行的金库里找到的。一个号码是宴语轻轻的生日数字,一个

号码是子落和宴语轻轻相识在QQ的纪念日数字,而另一个则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。其实,忙完这一切,子落心中也在犹豫。究竟犹豫什么呢?连子落自己都说不清楚。子落的手在左边裤兜里揉捏着,摩挲着,手指肚上渗出了黏糊糊的汗液。“大侄子……”苍老的声音再次在子落耳边响起,虽然低沉,但是在子落听起来,却如昨天晚上暴雨中的那阵阵响雷。初秋的阳光,虽然失去了夏日的热情,但在午后依旧有着足够的韧性。子落的鼻尖已渗出层层密汗,焦灼的双眼在人流如织中努力寻找着那一晚那一个人的面容。此刻,他是多么渴盼。“大侄子……”当这声响雷再次响起的时候,子落心中忽然涌起一种酸楚,像无数次从梦里飘出的那股味道,啃噬着他的心。

子落抚了抚脖子上的领带,扔掉烟蒂,转身蹲下,从左边裤兜里摸出那个红布包,放入老乞丐手中。从镶嵌在老乞丐榆树皮般的脸上的浑浊双眼中,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,一直滚落到脖子里,浸湿了破旧的衣衫和破旧衣衫里的一片牙白。老乞丐掉转屁股,双手撑着地,艰难地挪开了子落的视线。子落怅然若失中又有着一丝宁静。他的大脑中不停地旋转着那两颗晶莹的泪珠和脖子下那一片牙白。从左边口袋里摸出一支烟,叼在嘴上,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打火机,点燃。轻轻抽一口,吐出。转过身,子落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书,再抬起头看看依旧熙熙攘攘的商场和马路,子落转身欲走。“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……”装在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鸣唱起来,如昨天晚上暴雨中的那阵阵响雷,在子落耳边炸响。

沉重的亲情 素朴的乡愁

点评

这首诗不长,但意境开阔,情真意切,写出了异乡游子对父母的思念、对故园的深情。黄土漫漫,麦芒如刺;山路、山风、山谷,苍茫而又寂静;月亮、野花、炊烟,映着父母瘦弱如钉的身影。作者饱含情感,默默书写,没有大起大落的抒情,略显压抑的氛围里,流动着沉重忧伤的亲情和纯净素朴的乡愁。
初评委:张艳梅,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,文学博士,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,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。

小漏洞中的真情

点评

两段真情交集在商场的门口:子落与宴语轻轻的爱情,子落对老乞丐的同情。后者因前者而纠结,前者因后者而显出格外的价值。不知子落所等待的宴语轻轻是否就在旁边?甚至,让人猜想,或者这位乞丐便是宴语轻轻乔装打扮的?彰显真情,让这篇小小说很是可爱。细节上有些生硬,比如子落让朋友帮忙找到那几张有特殊意义的纸币,要“费尽周折从十几家银行的金库里找到”。但正是这一有些破绽的细节,让人读出作者对爱情、对真情的深切感悟。
初评委:孙博文,教授,博士,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,山东省作协文学研究所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,全国社科普及优秀名家,全国马列文论学会理事,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理事。

